歷代刑法考

刑法分攷六

宮

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詳肉刑

舜典五刑有宮

愼子有虞之誅以艾畢當宮詳總攷

夏宮辟五百詳肉刑

按商之宮刑無攷商法多承于夏既有肉刑則有宮刑可知

周禮司刑宮罪五百注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

書呂刑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疏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

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刖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　段氏古文尚書譔異六百周本紀作五百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別本也

按司刑宮罪五百周初之刑呂刑宮辟三百穆王改定之刑輕罪增故墨劓各千倍其數重罪減故宮減十之四爲三百大辟減五之三爲二百也周初刖次于殺宮次于刖穆王以剕尙能行宮絕人之世故降剕而宮次于死刑此權衡損益之得其中者蔡傳不深求其故而

輕肆詆譏其亦未究夫世輕世重之微意歟

周禮掌戮宮者使守內注以其絕人道也今世或然疏此所守則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是也

天官敘官酒人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閎以奄釋文奄於檢反劉於驗反徐於劍反疏奄十人以共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以奄爲異也　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醯人奄二人鹽人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疏上酒人漿人等奄不稱士則非士也獨此云以其有賢行命爲士故稱士也案詩巷伯奄官也注云巷伯內小臣小臣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必知巷伯與小臣爲一人者以其俱名奄又言巷亦宮中爲近又稱伯長也內小臣又稱士亦是長義故

一人也　閽人疏詩云晉椓靡共箋云皆奄人彼據后宮門故使奄者也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疏云寺之言侍者欲取就近侍御之義此奄人也知者見僖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呂郤欲焚公宮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彼寺人披自稱刑人明寺人奄人也　內司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

按寺人披自稱刑臣則凡奄人之給事於王宮者皆宮者也其職役不獨守內而已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注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疏謂男女沒入縣官爲奴者也

按推鄭刑女之意乃女子之犯宮刑者故謂之女宮非沒入爲奴者也

詩小雅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注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

秦風車鄰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釋文寺人奄人疏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

禮記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注宮割淫刑　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注翦割截也疏所以無宮刑不可翦其同類公族既犯宮刑當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康成注云謂同族不宮者也方氏慤曰有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故無宮刑陳氏澔曰受宮刑者絕生理故謂之腐刑如木之朽腐無發生也此刑不及公族不忍絕其生生之類耳

左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注寺人內奄官釋

文寺人奄宦名　史記齊太公世家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按刁卽貂也據史記貂乃自宮非受宮刑者春秋之時諸侯並有寺人之官晉之寺人披僖六年齊之侍人賈舉襄二十五年侍人卽寺人宋之寺人惠墻伊戾襄二十六年寺人柳昭六年皆是

左傳襄十七年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註使賤人來唁已是恩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按奄人之禍春秋時已屢見之貂之亂閹舉之與閽弒君伊戾之讒殺太子柳之讒逐右師受其禍者齊宋為

者馴至于秦趙宮埜夷之事其禍亦云極矣可槩也夙
沙衛得志于齊而有節之土賤之如臧堅者可以風矣
尚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周禮司刑疏以義交
謂依六禮而婚者
御覽六百四十八　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
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
白虎通五刑篇宮者法土之壅水
史記秦始皇紀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
者七十餘萬人正義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陰
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
方氏苞校語云下隱宮及送徒作阿房宮者共七十餘
萬人也蔣西谷曰玩上下文不當插入下隱宮事蓋隱
括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或驪山也按蔣說

於文義亦未甚洽似下隱宮之說較勝然正義釋爲宮刑亦有所據蒙恬傳趙高昆季數人皆生隱宮集解徐廣曰爲宦者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竝宮之故云兄弟生隱宮謂隱宮者宦之謂也此劉氏之說未知別有所本抑想當然而隱宮之爲宦者於趙高情事相合宦者有籍故下云除其宦籍則以此證隱宮之義正義之說未可遽非也

漢書鼂錯傳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云云錯對曰今陛下配天象地覆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後宮出嫁除去陰刑注張晏曰宮刑也

按文帝除肉刑在十三年錯對策在十五年錯曰[illegible]刑

不用除去陰刑分爲二事似文帝之除肉刑與除宮刑非一時事不然宮刑亦肉刑之一何必分言之漢志載丞相張蒼等議請定律所除爲黥劓斬左右止三者無一語及宮刑也

景帝紀元年詔曰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

按此詔除宮刑出美人與黽錯對語後宮出嫁除去陰刑二句文意正同可見文帝時宮刑實已除之矣此詔分肉刑宮刑爲二事與錯對合當不誣也史記文紀載此詔除宮刑作除肉刑與上文去肉刑之語旣複與下文重絕人之世一語亦不相貫當是傳寫之譌

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注謂黥劓斬止三者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非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徐天麟西漢會要說與通考同

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景帝元年詔曰除宮刑漢書晁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則文帝因已除宮刑矣且漢志並無不易宮刑明文疑此是剕刑宮爲三肉刑蓋黥刑至輕自不應數之而宮刑之復必帝也又去肉刑下按語云下文云罪人不孥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蓋敘事以

類相從則此去肉刑三字爲錯出重見疑是去田租之誤
除田租乃第一惠政非文帝不能行詔中不應獨缺且與
賞賜長老收恤孤獨類也　書局校勘札記云上文云去
肉刑此不當復出當依漢書作除宮刑與下出美人爲類
所謂重絶人之世也志疑以其複出疑上去肉刑爲去田
租案漢書亦作去肉刑不誤
王棠知新錄云孝文詔謂有肉刑三而注家謂黥劓斬止
三事但詔中斷支體是指斬止割鼻刻肌膚是指黥終身
不息是指宮刑只不言大辟當是肉刑四何以言肉刑三
也且景帝元年詔云孝文皇帝除宮刑重絶人之世則知
文帝已除宮刑正與詔相應不識何以言三也
按文帝詔言有曰易之丞相等定律曰當黥者髡鉗爲
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

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弃市是以髡鉗城旦舂笞弃市易黥劓斬止也其文甚明白註家亦本律文而言之耳文帝終身不息一語王棠以爲指宮刑然張蒼等奏言陛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破刑者終身不息是此語亦泛言肉刑非必指宮刑也張蒼等議中既無一語及宮刑則文帝之除宮刑當另爲一事史不言者闕文也

史記文紀今法有肉刑三索隱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

周禮司刑賈公彥疏文帝赦肉刑所赦者惟赦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

按此二說蓋據景帝後宮刑復行而言猶言漢除肉刑而宮不易耳不可以文害詞也

景紀中四年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注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

按死罪許腐自是宮刑復行矣東漢死罪囙募下蠶室其法蓋本於此

西域樓蘭傳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

按質子亦坐宮刑不以屬國而稍恕漢法之嚴如此

烏孫傳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宣帝元康中

按漢之宮刑不盡以淫此亦其一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八年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窨音一禁反見前書音義其女子宮謂幽閉也

按東漢死罪下蠶室蓋仿景帝之制其後三十一年復行之明帝永平八年詔死罪減一等其大逆無道者募下蠶室章帝建初七年詔殊死募下蠶室其女子宮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八年同安帝以後此事未見蓋已用陳忠之議除蠶室刑故此制亦不行也

後漢書陳忠傳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忠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事皆施行注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犗刑也音奇敗反作窨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犗騬牛也騬音繩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

按自永初除宮刑爾後何時復行未能詳也魏晉下逮梁陳南朝未見此刑後魏有之

魏書刑罰志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沒縣官

按此北朝尚有宮刑之證

北齊書後主紀天統五年二月詔應宮刑者並免刑為官口

按北齊律成于河清三年隋志所載並無宮刑名目何以天統五年尚有宮刑免為官口之詔豈河清之律至天統始施行歟

隋書樊叔略傳父歡仕魏為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為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齔遂被腐刑給使殿省

按此東魏時事承魏法有宮刑

北史魏文紀大統十三年二月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

按西魏免宮刑向止一隅至齊天統中而北朝皆免尙不及南朝也迨後北周大律其載在隋志者已無宮刑名目乃賈公彥周禮司刑疏謂宮刑至隋乃赦書呂刑孔疏亦同何也隋志所載開皇定律詔文所去者梟轘及鞭而不言宮刑如果宮刑至是始除乃仁者之事沿革之大端也詔中方將侈陳之以爲美名豈有略而不言之理豈賈孔亦別有說歟

遼史穆宗應歷十二年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里強陵拽剌禿里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宮仍付禿里以爲奴

按此以刑法無文而爲此重法穆宗嗜酒刑罰任意斷
手足斷肩股折腰脛無所不至非可以尋常論也
禁自宮
明律閹割火者凡官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
者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子給親
纂注毆殺乞養異姓子止杖一百徒三年今閹割不至
於死乃杖一百流三千里者謂其僭分私割故也按乞
養子有撫養之恩義毆死非意料故罪輕閹割火者其
乞養之初意本爲閹割計無恩義可言閹割即律之毀
敗人陰陽與篤疾同科故同凡論以滿流非加重也
明問刑條例一先年淨身人曾經發回若不候朝廷收取
官司明文起送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衛充軍
一弘治五年十二月三十四日節該欽奉孝宗皇帝聖旨

今後敢私自淨身的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
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首的問罪有司里老人等仍要時
常訪察但有此等之徒即便捉拏送官如或容隱一體治
罪不饒欽此　一萬曆十一年八月內節奉聖旨自宮禁
例載在會典我皇祖明旨甚嚴乃無知小民往往犯禁私
割致傷和氣著都察院便行五城御史及通行各省直撫
按衙門嚴加禁約自今五年以後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
以一子報官閹割者聽有司造冊送部候收補之日選用
如有私割的照例重治鄰佑不舉的一併治罪不饒欽此
明會典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
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　宣德二年令凡
自淨身者軍還原伍民還原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員勢
要之家隱藏躲避差役若再犯者犯人隱藏之家俱處死

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人知而不舉一體治罪　正統十二年令凡自首在官閹者送南海子種菜其隱瞞不首及再擅淨身并私收使用者事發全家發遼東充軍　天順二年令淨身者拏問邊遠充軍　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希求進用者本身處死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　十五年令淨身人巡城御史錦衣官督同五城兵馬逐回原籍若該城內外容留潛住者并火甲鄰佑人等一體究治本身枷號一箇月滿日決打一百押回如再來京師家下父兄人等俱治罪　正德元年令直隷順天等府山東河南等布政司地方再有私自淨身者照例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死全家發邊遠充軍其先已淨身者立籍點閘不使私自逃至京師擾害官府　二年令違例私自淨身人著錦衣衛五城兵馬著落各該地方盡數逐去如有潛躲在京者拏

住殺之　九年令今後再有私自淨身者除幼小無知者本身免死充軍其餘俱照見行事例本身并主使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里老鄰佑及本管官不行舉察者各從重治罪　十六年詔私自淨身人在京潛住希圖收用著緝事衙門巡城御史訪拏究問今後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者皆治罪

按自宮禁例明代可謂嚴厲矣而明代閹豎之禍較之唐宋爲烈可見徒立一重法而無實意以行之亦徒法而已

并觀瑣言綱目分注記南漢宦官之横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治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集

覽解集自宮引呂刑宮辟爲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誤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下云亦有免死而宮者又按齊桓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管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今分注先言羣臣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而伯載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雎言腐身熏子以自衒達云爾

按自宮謂無罪而自宮者若呂刑之宮辟乃有罪而宮刑非自宮也古者自宮之事惟見於豎貂

刵

晉東晳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傳刵截耳刑之輕者疏則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无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爲臣從君坐之刑

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王氏尚書後案鄭曰刵者臣從君坐之刑者僖二十八年左傳衞侯與元喧訟鍼莊子爲坐衞侯不勝刖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但彼用刖而鄭于此注以刵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周初之制也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正義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蒙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尚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衞侯與元咺訟鍼莊爲坐衞侯不勝刖鍼莊子此臣從君坐之證鄭尚書注是刖字經文刵當爲刖之誤呂刑刵劓劅剠說文引作刖劓斀黥亦當改刵爲刖竊謂此說文字誤耳不得據誤改經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刖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刑釋刖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其詳矣不當證以左氏也

康誥呂刑皆有刵不得云古無刵刑

按古者五刑無刵說文刀部刵斷耳也耳部聝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為俘聝从耳或聲馘聝或从首大雅攸馘安安傳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魯頌在泮獻馘箋馘所格者之左耳僖二十二年左傳示之俘馘杜注馘所截耳宣十二年傳右入壘折馘杜注折馘斷耳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訊馘所生獲斷耳者昭二十六年傳林雍羞為顏鳴下苑何忌取其耳杜注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然則斷耳乃軍戰所用非常刑書誡康叔以治殷民自當用常刑不當用軍中之刑也段氏所稱或說疑刵為刖之誤不為無見未可遽議其非

呂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詳內刑

按劓聅說文攴部斀下引作刖劓鄭康成本作聅劓故其注聅在劓前然疑鄭本亦與許同刖誤爲聅并注斷足亦誤爲斷耳矣孔傳本作聅劓故注云截人耳鼻耳在鼻前知正文亦聅在劓前不知何時正文誤作劓聅釋文已如是餘說詳肉刑

貫耳

左傳僖二十七年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正義曰耳助句也林注以矢貫其耳

按林注是此言子玉治兵之嚴也貫耳即聅乃軍法

說文聅軍法以矢貫耳也从耳矢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恥列切）桂氏義證刖當爲聅本書聅斷耳也王氏句讀說同

按聅爲軍法桂王之說是

刖　說文作跀䟤

管子侈靡篇俈堯之時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房玄齡注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爲審愼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尙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　說文踦一足也从足奇　段注管子俈堯之時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謂一足刖一足屨當死罪也引伸之凡物單曰踦

按如段說則腓者刖之叚借字也白虎通周禮疏竝作腓依舊注則未必如段說斷指斷首斷足恐亦非謂刑名古未聞有斷指之刑也房注著一隻屨以恥之是一

足有屨一足無屨腓脛腨也一足不使著屨而并露其其腓也據五帝畫象說房注爲是段以爲剕之叚借字恐未確

書舜典傳五刑有剕下詳宮

愼子有虞之誅以菲屨當刖

按愼子與白虎通之說不同下詳髕此又以刖爲髕有虞之刑果有髕剕刖之名乎古書無可考矣

周禮秋官司刑刖罪五百注刖斷足也周改髕作刖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疏臏本亦苗民虐刑咎繇改臏作腓至周改腓作刖書傳云臏者舉本名也

掌戮刖者使守囿注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

按左傳莊十九年楚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昭五年若吾以韓起爲閽杜注刖足使守門竝與周禮墨者守

門不合杜說未知別有所據抑卽罰拳之事推之疑楚
法如是也
呂刑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刖足曰剕刑倍差
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　剕罰之屬五百疏釋詁云剕刖
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絕之名故
刖足曰剕詁者言之謂
爾雅釋言跳刖也郭注斷足釋文跳本亦作剕同扶味反
又枝迷反刖足曰剕
說文跀斷足也从足月聲跀跀或从兀段注此與刀部刖
異刖絕也經傳多以刖爲跀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
按唐虞夏刑用臏去其厀頭骨也周用跀斷足也凡於周
言臏者舉本名也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崔
譔云無趾故踵行然則跀刑卽漢之斬趾無足指故以足

跟行也無足指不能行故別爲跀足者之屨以助其行左氏云踊貴屨賤是也髕則足廢不能行跀則用踊尙可行故跀輕於髕也跀一名跸跸一作剕鄭駮異義云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此恐誤與司刑注不合跀亦形聲莊子養生主注曰介偏刖之名崔本作兀又作趴云斷足也德充符申徒嘉兀者也李云刖足曰兀杜氏義證一切經音義二刖古文跀趴二形刖斷足也刖改髕爲刖廣雅刖危也謂斷足卽危也　刖絕也段注凡絕皆稱刖故劓下云刖鼻也刖足則爲跀周禮刖者使守囿此是假刖爲跀困九五劓刖京房作劓劊說文劊刖義同王氏句讀跀爲斷足之專名刖則斷絕之通名　跸跀也从足非聲扶味切

白虎通五刑篇腓辟之屬五百腓者脫其臏也

按此用呂刑而字作腓御覽引作臏

左傳昭三年晏子曰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於是景公繁於刑也繁多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注踊刖足者屨言刖多釋文踊音勇刖足者之屨也

韓非子和氏篇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諸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按古者之刖初犯刖左足復犯刖右足此其證漢法斬止即古者之刖亦右重於左

史記孫子傳後百餘歲有孫臏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按孫臏史逸其名其稱孫臏者猶英布之稱黥布當時有此習也此兩足同時並刖而又加以黥蓋非常刑矣

說苑雜言篇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

漢志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弃市詳攷總注臣瓚曰文帝除肉刑以鈦左右止代刖

按此文帝除肉刑故斬左止者以笞代斬右止者必再犯刖者兩足俱刖其情重故已論命復有笞罪者弃市

也臣瓚謂以釱左右止代刖與志文不符當別有說

宋書明帝紀泰始四年九月詔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特賜黥刖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為優（互詳墨）

按黥刖者刖而黥之自漢文除肉刑至是復行之矣然用以代殺固爾時矜恤之刑也

唐志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而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獲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為斷趾蓋寬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宏獻駁律令四十餘事乃詔房玄齡與宏獻等重加刪定玄齡以謂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

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

於是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髕俗作臏

周禮秋官司刑注書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夏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釋文臏頻忍反徐方忍反劉符

人反疏臏亦苗民虐刑咎繇改臏作剕至周改剕作刖書

傳云臏者舉本名也

周本紀臏辟臏罰漢志臏罰

按二書所言並據呂刑蓋今文尚書作臏古文尚書作

剕馬班用今文下條尚書緯亦用今文故云臏罰也

御覽六百四十八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臏罰之

屬五百象七宿精七宿昏中變而節氣之精也禮統曰臏刑法金勝

木去其節目也

公羊傳襄二十九年疏元命包云臏辟之屬五百

白虎通五刑篇腓者脫其臏也

按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白虎通腓作臏

說文髕厀耑也从骨賓聲毗忍切段注厀脛頭節也釋骨云蓋膝之骨曰膝髕大戴禮曰人生朞而髕髕不備則人不能行古者五刑臏宮劓墨死臏者髕之俗去厀頭骨也周改髕作跀其字借作刖斷足也漢之斬止是也髕者廢不能行跀者尙可箸踊而行踊刖足者之屨莊子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崔譔云無趾故以踵行是則跀輕于髕也古文尙書呂刑說夏刑作剕周禮司刑注引尙書大傳皆作髕周禮注云周改髕作刖而公羊疏引鄭駮異義云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與周禮注不合足部云跳跀也跳卽剕字許謂跳卽跀矣鄭析跳跀爲二不

知其制何以分別竊謂周禮注爲長駁異義則未定之論許說亦非是也剕惟見於呂刑他經傳無言䠊言剕者蓋䠊者髕之一名故周禮說周制作刖呂刑說夏制則今文尙書作臏古文尙書作剕實一事也周改髕爲跀即改䠊爲跀也許釋䠊爲刖非鄭云臯陶改髕爲䠊亦非也髕作䠊如禹貢蠙作玭尙書紂作受音轉字異非有他也

按剕䠊之或體䠊跀也跀與髕爲二刑段氏言之詳矣今文尙書作髕古文尙書作剕說者是混髕與剕爲一如漢書百官公卿表顔注剕去髕骨也此以剕爲髕也段氏此注許鄭並譏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謂鄭于周禮司刑注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其意與段同竊謂穆王訓夏贖刑其文曰度作刑作者創作之謂前此周之贖

刑不及夏之詳故特師其法之意而重作之其書皆告誡之辭非敘述之辭乃新法既定之後頒行于國中特作此篇以訓臣僚所言五刑疑赦之法必皆其新定之法必參以周制非追述夏制也周之刖罪見于周官當爲周初所定春秋時諸侯之國猶皆用刖其見于左傳者鄭强鉏莊十六楚鬻拳莊十九自刖齊鮑牽成十七衛鍼莊子僖二十八可見周之刖未常廢也豈有穆王之時獨不用哉此以呂刑之文反覆讀之而知剕之不可與髕混而爲一也許之訓䠊爲跀者以䠊字从足也釋名釋形體篇足續也言續脛也足在脛以下故䠊字以斷足訓之若脛以上之字其見于許書者如脛胻也腓脛腨也胻脛耑也腳脛也股髀也胯股也皆从月骹脛也骭骹也髕厀耑也髁髀骨也髖髀上也髀股外皆从骨無从足者惟髀之古文作踔段氏謂从足者足

所恃以能行也然其字非小篆難以規許此以許書反覆推之而知辟之當爲劓不得合髕剕爲一事也鄭氏司刑注先言周改臏爲刖後言夏刑臏辟其文本甚明白其所言夏刑當有所本而非自呂刑推見之者觀其刑之序大辟之下髕宮劓墨與所引書傳之髕宮劓墨相合而與呂刑之墨劓剕宮之序不同是夏時宮次于髕周則剕次于宮呂刑所謂世輕世重正指此類可見穆王監夏而非襲夏宮次于髕故髕三百而宮五百剕次于宮故剕五百而宮三百髕不能行故重于宮剕尚能行故輕于宮輕重等差確有定序周初刖罪次于殺罪與夏之髕次于大辟者相同呂刑宮次于大辟與周初之制不同此必爲穆王所改定並恐剕之名亦穆王所改而非前有所承也此以鄭注反覆求之而知剕刖

之嘗爲一髕剕之不可混爲一也然則許書與鄭氏周
禮注本相貫通竝無疑竇獨公羊疏引鄭駁異義有臯
陶改臏爲剕周改剕爲刖之說而其義遂不可通矣自
來說經者但言去髕斷足二制別無他說髕剕刖之何
以分別段巳言之旣云周改髕爲刖何以又云臯陶改
髕爲剕其說抵捂必有一誤漢志謂禹承堯舜之後自
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然則唐虞之時有象
刑而無肉刑又安有臯陶改髕之事將何說以通之乎
則惟孔疏書傳云臏者舉本名之說爲得之矣今文髕
本名也古文剕今名也跀卽剕也今名爲剕爲跀而世
俗猶相沿稱爲髕耳史記言龐涓召孫臏臏至以法刑
斷其兩足而黥之夫曰斷其兩足刖也故潛夫論云孫
臏修能于楚龐涓自魏誘以刖之而舉世以臏稱此非

今名沿用本名者乎苗民之𪏆三代爲墨而世俗之言墨者仍以𪏆稱此其比也段謂髕作䠊者音轉字異此即以段之音均表言之賓聲在眞臻部非聲在脂微部不同部也月聲則與非聲同在脂微部同部者得相通轉與異部之相通轉大不同也則以古音而論䠊䟰近而髕䠊遠矣聲之遠近出于自然不可過於紆曲此段說之不足信者也今得而論定之曰唐虞無肉刑夏有髕辟周改髕爲刖穆王又名爲刵可以解衆說之糾紛矣

尙書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髕

陳壽祺校語云其刑髕諸書引作臏惟華嚴經第七十三音義卷下引傳首二句作髕音義云字从骨今依改

按臏髕之或體說文有髕無臏

公羊傳襄二十九年何休注古者肉刑墨劓臏宫與大辟而五

按何氏亦用今文尚書故作臏

白虎通五刑篇五帝畫象者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

按或據此謂五帝時已有髕刑然愼子又云有虞以菲屨當刖髕刖之名各書淆混不分盡非一日矣竊謂五帝畫象未必先有髕之名迨後制肉刑以臏宫等名當五帝之畫象後人不察反以畫象當肉刑矣

斷腕

宋史太宗紀雍熙十年十月汴河主糧胥吏坐奪漕軍口糧斷腕徇于河畔三日斬之

按贓吏犯罪律有正條斬之而先斷腕實不足以爲法

此太宗之過舉也觀於後條豈宋時遂奉爲定制歟

元史世祖紀二十七年七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倉庫官盜欺錢糧請依宋法黥而斷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

按世祖不允平章之請此勝於太宗處惟以爲回回法必有所本今不可考矣

耶律楚材傳又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

按據此是元時常行截手之法

明大誥有挑筋去指刴指斷手之刑

按詳大誥峻令攷　晉時劉頌有盜者截手之議然歷代無行之者

斷脚筋

南史宋明帝紀太始四年秋九月戊辰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爲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徒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讁及上崩其例乃寢

按古之刖者斷足此乃斷去兩脚筋與古之刖名同而實異肉刑漢世已除明帝偶行之不久仍廢知議復肉刑者其事終難行矣

明大誥有挑筋去指之法

按此係挑手筋非脚筋

劓

易睽六三其人天且劓疏剠額爲天截鼻爲劓旣處二四之閒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故剠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釋文劓魚器反截鼻也王肅作臲魚一反集解虞翻曰其人謂四惡人也黥額爲天割鼻爲劓无妄乾爲天震二之乾五以陰墨其天乾五之震二毀艮割其鼻也兌爲刑人故其人天且劓　說文劓刖鼻也从刀臬聲段注臬法也形聲包會意易曰天且劓劓劓或从鼻段注刀鼻會意

按困上六釋文臲王肅妍喆反說文作劓是臲乃劓之或體一切經音義十六引說文劓決鼻也

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紱注以陽居陽任其壯者也不能以謙致物物則不附忿物不附而用其壯猛行其威刑異方

愈乖遐邇愈叛刑之欲以得乃益所以失也故曰劓刖困
赤紱也疏兌爲西方之卦赤紱南方之物故曰劓刖困于
赤紱集解虞翻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四動時震爲足艮
爲鼻离爲兵兌爲刑故劓刖也赤紱謂二否乾爲朱故赤
坤爲紱未變應五故困于赤紱也崔憬曰劓刖刑之小者
也於困之時不崇柔德以剛遇剛雖行其小刑而失其大
柄故言劓刖也釋文荀王肅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皃陸
同鄭云劓刖當爲倪㐹京作劓劊案說文劊斷也
書舜典注詳
周禮司刑注夏劓千
書盤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蔡傳乃有不善不道之人
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掠行道者

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

按孔傳訓劓爲割孔疏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不以爲劓刑也蔡傳云小則加以劓是直以爲劓刑矣

互詳總攷

康誥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傳言得刑殺罪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殺無辜者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疏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卽墨劓剕宮也

呂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傳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鍰　劓罰之屬千

周禮秋官司刑劓罪五百注劓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逃亡者之世類與書傳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疏墨劓之人亡逃向夷語云中國之人皆墨劓爲俗夷人亦爲之相襲不改故云墨劓爲俗也言與者無正文鄭以意而言也故言與以疑之云觸易君命者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云革輿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則宮室禮儀制度也云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强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亦得爲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轉寫誤

當以傳爲正云　御覽六百四十八　引尚書大傳注鄭玄曰據
鶃也
掌戮劓者使守關注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疏此則王
畿五百里上面有三關十二關門劓者守之
尚書刑德放劓臟千象七政日月五星應政變易北堂書鈔四十
四
史記商君傳四年公子虔又犯約劓之
賈誼新書秦所尚書告語也刑罰也故趙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史記田單傳單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燕人
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
漢志當劓者笞三百景帝元年定律笞三百曰二百
按此文帝除肉刑改也詳總攷

御覽六百四十八禮統曰劓刑法木木克土抉其皮革也
白虎通五刑篇劓者法木之穿土劓者劓其鼻也
按御覽引白虎通曰劓劓其鼻也法木之穿土也去鼻
亦孔見
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四年正月辛亥詔曰世輕世重隨時
約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
按天監十四年除黥面之刑見隋志即此事也隋志梁
律劫身黥面爲劫字而劓刑不言始于何時至是皆除
之也六代之世肉刑時行時廢唐乃悉除之此唐律所
以稱善晉天福以後刺配之法興而黥刑又行于世矣
唐書吐蕃傳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爲鞭抉之
金志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刵以爲別
分考六終

墨

易睽六三其人天且劓釋文天刻也馬云刻鑿其額曰天

李氏集解虞翻曰黥額爲天

按墨一名黥說文黥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剠或从刀作（段注刀之而墨之也會意）易釋文作刻又剠之或體

書舜典五刑注（詳五刑）

夏墨辟千（詳五刑）

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官法以儆戒官）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求財貨美色常游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傳墨刑

鑿其額涅以墨疏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厲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

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傳黥面疏黥面卽墨刑也鄭玄云黥爲羈黥人面鄭意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孔傳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疏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窒瘡孔令變色也　墨罰之屬千

周禮司刑墨罪五百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釋文窒本又作涅同乃結反　掌戮墨者使守門注黥者無妨

於禁御、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注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禮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注纖讀爲鍼鍼刺也剸割也刺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正義曰案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案墨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

春秋左氏襄公十九年傳婦人無刑注無黥刖之刑正義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而云婦人無刑知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刖也三等之刑墨輕刖重故舉其輕重而略其劓也周禮謂之墨尚書謂之

黥黥墨爲一故依尚書言黥也 昭公五年傳注刖足使守門正義曰墨是刑之輕者

孝經五刑之屬三千釋文墨刻其額而涅之墨

尚書大傳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周禮司刑注鄭玄注非事而事之今所不當得爲也御覽六百四十八引詳作祥陳校本今改今按詳祥古通陳校改今爲令令非也鄭注周禮每引漢法以相況曰今亦曰今時此今字亦舉漢法爲比也所下疑有奪字

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竿人顙也黥者馬羈竿人面也鄭玄曰涿鹿黥皆先以刀鑿傷人墨布其中故后世謂之墨王民也御覽六百四十八 墨象斗度墨之屬千斗度變往名北堂書鈔四十四

按酉陽雜俎引尚書刑德放上竿字作剉下竿字作笞

魯語注笞黥刑是竿乃笞之譌漢書刑法志笞作剉斗

度古徵書作斗華玉函山房輯本刑德放亦作斗華

國語周語有斧鉞刀墨之民韋昭注斧鉞大刑也刀墨謂

以刀刻其額而墨窒之

國語魯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韋昭注笮黥刑也

戰國策秦策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高誘注刻其額以墨實

其中曰黥鮑彪注墨湼其額曰黥　史記商君傳於是太

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

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

趨令

荀子正論篇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黥楊倞注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湼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

白虎通墨墨其額也取火法之勝金也得火亦變而墨也

御覽六百四十八

經義述聞曰呂刑刵劓劅黥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考御覽刑罰部引尚書刑德放云云又引鄭注云云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與均字頭庶剠即涿鹿黥頭涿古同聲庶則鹿之譌耳

漢書武帝紀畫象而民不犯注師古曰墨謂日墨黥其面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正五刑注師古曰墨鑿其額而湼以墨也

漢書刑法志墨罪五百注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

秦始皇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

漢書文帝紀十三年除肉刑法　刑法志當黥者髠鉗爲城旦舂

匈奴傳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

按此言王烏習胡俗豈匈奴之俗黥面歟漢使以墨黥面疑祇是以墨塗面而已非眞以刀刻其面也

後漢書朱穆傳臣願黥首繫趾注黥首謂鑿額涅墨也

按此太學書生劉陶等上書訟穆語殆設言之辭非衙時尙有黥首之刑

後漢書酷吏傳論至於晝衣冠廷墨黥面也

賈誼陳政事疏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晉令奴婢亡加銅靑若墨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酉陽雜俎入御覽六百四十八

南史宋明帝紀泰始四年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爲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讁及帝崩其例

乃寢

隋書刑法志梁天監元年定律刦身皆斬遇赦降死者黵面爲劫字十四年除黵面之刑　說文黵大污也　廣韻黵大污垢黑

按黵玉篇丁敢切廣韻當敢切廣韻都敢切類篇集韻並覩敢切丁當都覩皆端母其音同也類篇集韻又吐敢止染二切音稍異亦上聲也御覽黵音都咸切諸書無此音疑咸乃感之誤

北史魏文紀大統十三年詔自今亡奴婢應黥者止科亡罪

宋史刑法志凡應配役者傅軍籍用重典者黥其面　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　開寶八年詔嶺南民犯竊贓滿五貫至十貫者決杖

黥面配役十貫以上乃死　雍熙二年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此條通考刑五引稱大平興國十年　端拱二年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謂僮使受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此條通考刑五稱咸平六年　天聖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　景祐二年改強盜法不持仗得財為錢六千若持仗罪不至死者仍刺隸二千里外牢城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兵反重於強盜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為兵京城持仗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　慶歷三年詔曰如聞百姓抵輕罪而長吏擅刺他州朕甚憫焉自今非得於法外從事者毋得輒刺罪人熙寧三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張仲宣嘗檄巡檢體究金州金阬無甚利土人憚興作

以金人兩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覺法官坐仲宣枉法贓應絞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條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其人雖無足矜恐汚辱衣冠爾遂免杖黥流賀州自是命官無杖黥法　熙寧三年中書上言刑名未安者五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不果行　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贇父爲人毆死贇幼未能復讐幾冠刺讐斷支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讐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　紹聖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藝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盜贓滿者往往抵死仁宗之初尙不廢也其後用法稍寬官吏犯自盜罪至極法率多貸

死然甚者猶決刺配島錢仙芝帶館職李希甫歷轉運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寬主典人吏軍司有犯例各貸死略無差別欲望講述祖宗故事凡自盜計贓多者間出睿斷以肅中外詔今後應枉法自盜罪至死贓多者並取旨通考一百六十八

咸平三年先是江浙荊湖廣南遠地應强盜及持仗不死者并部其屬至京師多殞於道路乃詔自今止決杖黥面配所在五百里外牢城

元祐五年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及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從之

紹興十九年刑部看詳捕獲沿海劫盜並係持仗兇徒理宜措置關防今將合該刺配廣南及三千里之人斷訖權行刺配鄂州都統制軍下二千五百里以下之人斷訖量訖地里遠近權行

刺配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都統制軍下並收管重役其配字欲以配州府屯駐軍重役字為文候盜賊衰息日依舊制從之　淳熙八年詔自今强盜抵死特貸命之人並於額上刺强盜二字餘字分刺兩頰（今刺强盜當自此始）　淳熙十一年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强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為害不細臣嘗推原其端蓋由配法太繁本朝折杖之制視前代用刑為輕而刺配之法視前代用刑為重國初赦令尙簡入配者少承平既久防禁益密在仁宗朝張方平極陳其弊建議減除迨今百有餘年有增無損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陳擇其强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縣配

之卒自此漸少上曰近歲配隸稍多久後當如何準等奏
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劫盜六項指揮之行爲盜者
莫不曉得將欲爲盜必先虛立爲首之名殺人姦濫之罪
皆歸之以故爲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懲上曰可
令刑寺集議奏聞既而刑部大理寺奏言象以典刑墨居
其一流放之法用宥五刑是墨刑不施而後宥以流也鞭
作官刑說者曰鞭以爲治官事之刑是流墨不施而後及
於鞭也蓋曰墨曰流曰鞭三者俱爲九刑之一自帝舜以
迄三王未聞有兼施並用者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
爲城旦舂惟劓與刖方及於笞則黥之與笞漢時亦不兼
用也歷代遵尙鞭笞度數雖有不同止用其一無復他法
隋文帝始改百王之制而用其二然亦不兼施今簡冊可
考也流刑徙之遠方則在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之外止

於離其鄉井徒刑役於當處則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之限止役作其身凡是二者皆不笞決惟杖刑自六十至百笞刑自十至五十是二者笞決其身隨即縱遣至唐高祖加千里之流太宗申加役之制餘因隋舊而已晉天福始創刺配合用其二仍役而不決逮我藝祖一洗五代之苛猶以隋制爲重於是悉易以決爲流徒杖笞之法名存實改自加役流至流二千里其刑四並決脊杖配役有差所謂配役非今之所謂配古所謂徒役是也自徒三年至徒一年其刑有五並決脊杖有差而盡免其徒役之年自杖一百至六十自笞五十至十其刑各五悉易以臀杖而減其數如杖一百止決二十減其八十之數是也由杖九十以下至於笞十悉從末減於是帝舜三居之法至此始不用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

數而省刑之意遂冠百王其後坐特貸者方決杖黥面配遠州牢城而舜之九刑始併用其三黥爲墨配卽流杖迺鞭三者始萃於一夫之身蓋其制將以寬死罪合三爲一猶爲生刑端未爲過至太宗皇帝始詔竊盜贓滿五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其意亦以宥死蓋國初之制竊盜三貫弃市故也累聖相承固未嘗有慘於用刑之意而人情狃於見聞法令易以滋彰據張方平所奏祥符天聖慶歷其數至倍是也今以刑書考之其麗於配者幾五百條中間有數項比之慶歷又復數倍積少成多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回視藝祖創法之始特以宥死者固已遠矣又有罪不至配而用情重決配者亦有泛言決配而因以決配者當推原其故爰自建隆以及淳熙二百年之間決配既多視以爲常不復知有前代之遺制與夫祖宗之美意臣僚奏

請勳以決配爲言有司建立亦以決配爲可而配法始茲矣近者李椿嘗建此議陛下特詔近臣各述所見其間亦有爲陛下略言及此者而講之不詳亦卒以廢格良可惜也竊謂今罪之麗於大辟者宥其一死俾從決配乃藝祖之遺制固不容輕議自餘流罪以下情理重害未可遽去者且仍舊其次重者當如方平之請代以役年其輕者竝行刑創如此旣不失藝祖創法之本意亦稍復前代怡襲之舊章非細故也但方平之請止具四等而今世配法乃至十四等今欲推廣方平之意永不放還者役終身海外者役八年遠惡廣南者役七年三千里二千五百里竝役六年二千里一千五百里者竝役五年千里五百里者竝役四年特旨配鄰州者役三年本州本城者竝役二年不刺面者役一年免其文面竝役當處雖累會恩不許原免

則方平之意得矣上尋謂輔臣曰朕思之配法雜犯配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置之死可諭刑寺熟議奏來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寖密刺配日增考之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至於慶曆已一百七十餘條今淳熙配法凡五百七十條配法既多犯者自众黥隸之人所至充斥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見定論蓋緣刺配情理稍輕既欲降居役則編管乃爲從坐不應卻令徙鄉輕重不倫議乃中格竊謂前後創立配條不爲無說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惠姦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過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

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色目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爲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竝無抵捂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有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卽詔有司裁定其後迄如舊制

嘉泰四年臣僚言後世衣食之路日蹙犯法者衆配隸之人中路多逸及到配所州郡憚於贍養往往故縱不捕此徒雖幸脫免而其身實無所容於天地間饑寒切身若非

羣众販買私商卽是聚爲强盜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鄉民一時鬬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人設使逃逸未必告是强勇能爲大過欲止徒配本州牢城重役立爲條限限滿給據復爲良民至於累犯强盜及聚众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皆能跳梁山溪運動兵仗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爲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衣糧誠爲利便從之

遼

遼史刑法志有黥刺之法　統和二十九年以舊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徒杖如齊民惟免黥面詔自今但犯罪當黥卽準法同科　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至於五則處死　興宗重熙二年有司奏元年詔曰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

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爲辱朕甚憫焉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　聖宗紀統和二十九年五月詔帳族有罪黥墨依諸部人例

金

金史太宗天會七年詔凡竊盜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貫以上徒終身仍以贓滿盡命刺字於面五十貫以上死

元

元史刑法志諸倉庾官吏與府州司縣官吏人等以百姓

合納稅糧通同攬納接受折價飛鈔者十石以上各刺面杖一百七　諸海道運糧船戶盜糴官糧詐稱遭風覆沒者計贓刺斷雖會赦仍刺之　諸南北兵馬司罪囚八十七以下決遣應刺配者就刺配之　諸審囚官強愎自用輒將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將已刺字去之（以上職制）

諸為人子孫為首同他盜發掘祖宗墳墓盜取財物者以惡逆論雖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遠方屯種（以上大惡）　諸竊盜初犯刺左臂謂已得財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刺項並充景跡人官司以法拘檢關防之其蒙古人有犯及婦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　諸強盜再犯仍刺

諸燒鈔庫合干檢鈔行人輒盜昏鈔出庫分使者刺斷

諸盜局院官物雖贓不滿貫仍加等杖七十七刺字

諸工匠已關出庫物料成造及額餘外不曾還官因盜出

局者斷罪免刺　諸發冢得財不傷屍杖一百七刺配
諸於迥野盜伐人材木者免刺計贓科斷　諸竊盜贓不
滿貫斷罪免刺　諸被誘脅上盜不曾分贓而容隱不首
者杖六十七免刺　諸先犯誘姦婦人在逃後犯竊盜二
事俱發以誘姦爲重杖從姦刺從盜　諸詐稱收稅攔頭
剽奪行李財物者以盜論刺斷充景跡人　諸盜米糧非
因饑饉者仍刺斷　諸盜塔廟神像服飾無人看守者斷
罪免刺　諸竊盜應徒若有祖父母父母年老無兼丁侍
養者刺斷免徒再犯而親尚存者候親終日發遣居役
諸女直人爲盜刺斷同漢人　諸年饑民窮見物而盜計
贓斷罪免刺配　諸竊盜一歲之中頻犯者從一重論刺
斷　諸年饑迫其子若壻同持仗行劫子若壻減死一等
坐免刺　諸父爲人誘爲盜疾不能往命其子從之而分

其贓者父減爲從一等免刺子以爲從論　諸兄弟同盜皆刺　諸奴盜主財斷罪免刺　諸盜雇主財者免刺諸同主奴相盜斷罪免刺　諸軍人爲盜刺斷免充景跡人　諸守庫藏軍人輒爲首誘引外人偷盜官物但經二次三次入庫爲盜及提鈴把門軍人受贓縱賊者皆處死爲從者杖一百七刺字流遠　諸見役軍人在逃因爲竊盜得財杖一百七仍刺字杖從逃軍刺從盜　諸僧道爲盜同常盜刺斷　諸僧道盜其親師祖師父及同師兄弟財者免刺　諸幼小爲盜事發長大以幼小論未老疾爲盜事發老疾以老疾論其所當罪聽贖仍免刺配諸犯罪亦如之　諸年未出幼再犯竊盜者仍免刺　諸竊盜年幼者爲首年長者爲從爲首仍聽贖免刺配爲從依常律

諸掏摸人身上錢物者初犯再犯三犯刺斷徒流竝同

竊盜法　諸盜親屬馬牛事未覺自首願償價不從既送官仍以自首論免刺　諸強盜行劫爲主所逐分散奔走爲首者殺傷鄰人爲從者不知不以殺傷事主不分首從論爲首者處死爲從者杖一百七刺配　諸竊盜弃財拒捕毆傷事主者杖一百七免刺　諸爲盜先竊後強會赦其下手殺傷事主者不赦餘仍刺而釋之　諸藏匿強竊盜賊若未行盜及行盜之後知情藏匿之家各減強竊從賊一等科斷免刺　諸謀欲圖人所質之田輒遣人強劫贖田之價者主謀下手一體刺斷其卑幼爲尊長驅役者免刺　諸先犯強盜刺斷再犯竊盜止依再犯竊盜刺配　諸色目人犯盜免刺　諸爲盜經刺自除其字再犯非理者補刺五年不再犯已除籍者不補刺年未滿者仍補刺　諸盜賊赦前擅去所刺字不再犯赦後不補刺　諸

應刺左右臂而臂有雕青者隨上下空歇之處刺之　諸犯竊盜已經刺臂卻徧文其身覆蓋元刺再犯竊盜於背刺之　諸累犯竊盜左右項臂刺徧而再犯者於項上空處刺之　諸脅從上盜而不受贓者止以不首之罪罪之杖六十七不刺　諸爲盜得財者聞有涉疑根捕卻以贓還主者減二等論罪免徒刺及倍贓　諸竊盜因事主盤詰而自首服其贓未還主者計贓減二等論罪刺字　諸無服之親相首爲盜止科盜罪免刺配　諸竊盜悔過以贓還主不盡其餘贓猶及刺罪者仍刺之以上盜賊　諸故燒官府廨宇及有人居止宅舍無問舍宇大小財物多寡比同強盜免刺杖一百七徒三年其無人居止空房并損壞財物及田場積聚之物同竊盜免刺計贓斷罪因盜取財物者同強盜刺斷　諸挾仇放火隨時撲滅不曾延燎者

比強盜不曾傷人不得財杖七十七徒一年半免刺以上禁令

明

明史刑法志正統八年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爲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

洪武三十年御製大明律序合黥刺者除逆黨家屬并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

明律凡稱與同罪者止坐其罪不在刺字絞斬之限准盜論免刺字以盜論刺字　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者並於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纂注其搶奪再犯者照例於右臂

膊重刺　凡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免刺但得財者初犯於右小臂膊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掏摸者罪同若軍人爲盜免刺　凡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者免刺　凡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者竝免刺其同居奴婢雇工人盜家長財物及自相盜者免刺　凡恐嚇取人財物者免刺　凡用計詐欺官私以取財物者免刺若冒認及詐賺局騙拐帶人財物者免刺　凡發掘墳塚盜取器物甎石者免刺　其知人強竊後而分贓者免刺　凡盜賊曾經刺字若有超除原刺字樣者補刺

按觀於御製序文是明祖於刺字一端亦極慎重不輕刺也律內該載者亦止搶奪竊盜兩項逆黨家屬律無明文不知刺何字樣殆亦臨時決定竝非一概刺字歟

光緒丙戌余輯刺字集五卷付之手民以備官司援引復彙輯自古刑法有關刺字者成刺字攷一卷非徒攷厥源流亦藉以究其得失今刺字已奏準刪除刺字集一書已同故紙惟此卷尚可備考古者之參稽因編入歷代刑法攷內而刪去舊名識其緣起於此宣統元年三月家本記

釱

史記平準書敢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集解韋昭曰釱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也索隱按三蒼云釱踏腳鉗也字林徒計反張斐漢書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臏至魏武改以代刖也按上足字當作右

急就篇鬼薪白粲鉗釱髡顏注以鐵錔頭曰鉗錔足曰釱

說文鉗以鐵有所劫束也釱鐵鉗桂氏義證鐵鉗也者御

覽引作歷鉗也字書在足曰鈦蒼頡篇鉗鈦也管子幼官篇刑則交寒害鈦劉績注云鈦鉗械人足也漢書陳萬年傳或私解脫鉗鈦顏注鉗在頸鈦在足以鐵爲之後漢書朱穆傳臣願黥首繫趾注繫趾謂鈦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鈦

晉書刑法志魏武定甲子科犯鈦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

按漢志文帝改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巳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景帝元年減笞五百曰三百中六年又減笞三百曰笞二百而不及鈦刑是景帝時尚未定此法當在武帝之世殆以笞二百尚有死者故改之歟斬右止巳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其無笞罪定以何罪志亦不詳疑巳論命而無笞罪者即鈦右止可由左止

而推故史略之也後漢書帝紀赦詔多列右止之名魏

世倘兼有釱左右趾之法

分考七終